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 六 種

祖 國

蘇聯 П. 巴甫連柯 著
洪 廣 滕 啓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六種

祖 國

蘇聯 II. 巴甫連柯 著
洪 廣 滕 啓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第六種

祖

國

原名 Трудники мира

原著者 П. Павленко

中譯者 洪 廣 滕 啓

審校者 苗 蕪

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話： 46364—46365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 1—5000 冊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聯華印刷廠
上海天潼路242弄26號

吉洪諾夫序

一

巴甫連珂所著的長篇小說，我們知道有三部，「街壘」，「在東方」和「幸福」。這幾部長篇小說中，雖然各有各的命運，但是它們全都是關於鉅大的題目，並且在這位卓越作家的創造中，是表現着幾個關節性的時期。他具有短篇小說作家的豪邁天才，而這天才與年俱進，愈來愈更輝煌燦爛的。他是以短篇小說作家開始他的文藝生涯，這種體裁他從不會放棄過。但是從最初踏進文學界的時候起，一直到逝世，巴甫連珂都是一心想要寫長篇小說，想用一種容量廣博的形式，可以同時談到各種不同的事情，對於這些，短篇小說範圍太狹，受到限制。他常被廣大的場面和強大的性格所吸引，寫這類場面和性格，短篇小說太過簡略，常有抒情詩味；它們需要可供發揮的篇幅。

正是爲了這個緣故，在「幸福」差不多剛才完稿，巴甫連珂便決定寫一部長篇的新作

品。在他當時（一九四七年）的書信裏，有這幾句具有特徵的話：『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祖國」，把建築費爾干大運河寫進去。』『冬天我從事長篇小說「祖國」的寫作，它的情景在我的眼前是鮮明的，但是將來出落得怎樣——我却不得而知。』一九四八年春天，他又回到這個題目上：『關於長篇小說的念頭，像蚊蟲一樣在我的心上爬。又想這，又想那，真是天曉得。我想寫想到要變成書寫狂。但是寫些甚麼呢？由於貪心，竟不知要寫些什麼才好。』

從種種方面看來，這不僅僅是一些模糊的思意：他當時就已經知道「要寫些什麼」了，因為他已經爲他未來的作品選好了材料。甚至從他當時書信中所開列的一張簡略書目，已可判斷出這部新小說是設想得多麼廣博，它應該包羅多麼形形色色的題材。在這些題材中，順便還有一個關於梵諦岡的題材。巴甫連珂已開始搜集了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間的國際時事材料。再後到一九四八年七月他還談到：『我寫了一些東西，寫了又塗掉，棄掉……』

在他的心上存在着、並發展着一部史詩體的作品的特出意念，這一部作品，就他所掌

握的歷史和現代材料來看，應該勝過他以前的一切長篇小說。我們在他的一九五〇年一月的記事裏，發現下面有重大意義的幾行：

「倘若要幹，就要幹得勇敢大胆，使別的人都停下來張口錯愕——這是關於戰後的斯大林，關於他的優秀同志們——陶里亞蒂，哥特瓦爾德，毛澤東和其他的人，關於在希臘和西班牙犧牲了的共產主義先烈和英雄們。很明顯，這是英勇而光輝的！在這上面，雖然多歷歲月，多費辛苦，在所不惜。」

「『斯大林的子弟們』——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題目。在它裏面，反映出印尼英雄，美國礦工，多羅雷斯·伊巴露麗，換句話，反映出現在追隨着斯大林的整個世界。」

「我今年工作興緻很差。每個青年天才者都把稿子堆給我。先試圖快快寫成『活的意大利』小冊，緊跟着要從事關於戰爭年間和戰後各個國家裏面『斯大林的孩子們』的長篇小說。我希望寫成一部共產國際和反梵諦岡的長篇。」

這些筆記補充了一九五〇年二月間所作的又一個重大的自白。他在給維什涅夫斯基的信裏說道：「宣誓」是斯大林與家庭。「攻克柏林」是斯大林與國家。第三部影片應

該是「斯大林與世界」、「斯大林與人類」。斯大林的子弟們就是陶里亞蒂，季米特洛甫，毛澤東等等。我要在這個題目上來尋思一部長篇小說。就題目來說，這部小說會不僅是俄羅斯的或狹義的蘇維埃的，而是共產主義的，國際性的小說……一部敘述起義，騷亂，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的小說。」

同年十一月裏，對高爾基文學院學生談話，他曾順便提到：

『我認為在費爾干勾留的期間，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期之一。那裏樣樣都是雄偉壯觀的，好像是在共產主義已經實現了的時代。可惜我不是一個音樂家，不能把這一切譜入樂曲裏，可惜我不是一個詩人，不能加以歌詠。當然我作為一個散文作家來工作會要比較好些，但是我又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認為我須同時兼具詩人、音樂家和散文作者的身份。因為這樣才夠雄偉壯觀。』

『我在這裏看到人民的生活力，集中在我的眼面前，顯示出將來的遠景……』

在對學生的同一談話裏，除了關於費爾干的回憶，還提到我們已經得知的有靈感的思想：『倘若要選題——斯大林與家庭，斯大林與國家（繼這幾個題目之後），我會選擇（現

在所取的題目)——斯大林與世界，斯大林與人類，表現斯大林的優秀同志們：毛澤東，陶里亞蒂，拉可錫，他的這些精神上的子弟們。應當怎樣做——我可不知道。但是倘若我知道了的話，我將會成爲天才的作家，你們之中有誰知道了，也將是天才……平常人是做不來的……」

在這些片斷的申述，這些感想裏，清楚地覺出作者極力希望擇取一個鉅大的題目，同時又懷疑他自己的能力。關於天才的話，可以作這樣解說：『所需要的不單是才幹，還有更勝於才幹的東西，以使用適當的方式照實際揭示人民的生活，並表現他們的傑出的領袖人物。但是怎樣才可以拿得出勇氣來，擔當起所能做的工作呢？』

對於這位謹嚴的作家想寫長篇小說的構思，這些顧慮并未成爲有決定性的總結。他想投入這個有豐富創造可能性的世界的願望佔了優勢；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一日，在他逝世前六個半月，巴甫連珂有一則日記說：

『我不顧一切，動手了長篇小說……我怕的是肩起了一個力不能勝的重任——一部艱鉅而繁難的小說！不管行與不行，總要幹一下。』

工作把他迷戀住了。一九五一年五月，在一封信裏他說道：「我的週圍盡是小說（材料），多得像刨花一樣——所糟糕的是，既寫不出長篇，也寫不出短篇……」

不過這只是一時間的心情罷了——在他的寫字台上，已經擺着一部手稿，首頁寫有這個標題：長篇小說「和平工作者」，第一部「祖國」。

這就是我們眼前的這部書了。

從巴甫連珂的文藝遺物中取出來，這部書是照擺在作者寫字檯上的原樣付印的。這是第一部的最後定稿不是呢？可能是的，不過遺稿還正在整理中，並且也正像其他未完成的作品的情況一樣，對於作者會要怎樣將他的故事繼續下去，他會認為必須怎樣更改他的結構，人物，敘事風格，就只能作各種不同的假定。

個別句子生硬，某些對白語氣簡略，有時對景物的描寫渲染過份，在在說明有若干的段節還沒有經過最後的修飾，但是全般結構是這樣和協，表達是這樣有力，以及寫勞動事蹟是這樣生動完善，這部書現在就十足可以提供給讀者，並可評定為一位傑出的蘇維埃作家新鉅著的第一部。

在這部書裏面，有許多性格懸殊的角色；它也和巴甫連珂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樣，擠滿了人物，因為他是這麼一個作家：對於歷史的興趣，在他就等於是對於現存的男女人物的興趣，他們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可以大胆地說，「和平工作者」原想分成好幾冊，按時間要整整十個年頭——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九，因為他的主要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初次相遇的，一直繼續到戰後的世界和平大會。

在以「祖國」為題的第一部裏面，巴甫連珂描寫烏茲別克斯坦的人民建設事業，這項建設事業，是在法西斯已經發動世界大戰，侵犯了波蘭的時候，已經在進行着的。巴甫連珂寫道：「實質上，世界正進行着兩場戰爭。在一個戰場上，是殺人流血，焚燬城市，將兒童從家園裏趕出來，流離失所。另一場戰爭是不流血的，創造，建設，並培育新的人。」

據我看來，這個思想就做了這個長篇小說的第一部的基本觀念。

從描寫的觀點來說，像安放「卡拉佈拉」——把夾心的石饅頭放到河床上，表演跳舞給晚間在河岸休息的建築工人看，達斯瑪托夫的英勇勞動等場面，都是寫得極爲有力，極富抒情詩的情調，使人回憶到「幸福」裏面的優美的寫景，譬如說，像葡萄園加夜班工作的那種場面。

在這裏，建築的熱情不僅它本身具有重要性。

在本書的開卷幾頁裏，就有一羣外國角色出場：有年輕的西班牙人約西·米拉爾，曾在馬德里和惠斯加作過戰，有奧地利工程師西蒙·斯皮采爾，曾參加一九三四年的維也納起義，有入了美國籍的捷克人、美國報館訪員郝拉克博士，還有渥義塔爾，捷克共產黨員，在希特勒佔領捷克期間恰好在莫斯科……這一些人，在蘇聯親眼見到全體人民的建設事業，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他們自己被壓迫，被敵人佔領的國家的生活情形，他們的那些關於西班牙，維也納，布拉格的回憶，經常不斷地顯出兩個世界的對比。

所有參加建築的人，從達斯瑪托夫和沙立波夫起，直到訪員貝雷滋金，阿恭道夫，以及奧爾珈·索波施琪珂娃都是創造者和革新者；我們在他們當中看出有「幸福」裏面人物

同樣的特徵：堅強的性格，闊達的心胸，目標的一致。

書題解說起來，當然可以很簡單：『努力和平的人們是一些蘇維埃人，他們在和平的名義下和爲了和平，正在改造着祖國的自然，』作者會曾這樣說。但是他會並不以此爲限，因爲這樣一來，外國人物會要落個一場空：他們既不屬於主題，便會流爲穿插人物，但實際並不是這樣的。他們是被預定要作重大的活動，并且他們也是包括在這主題之內。

讀過照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第一部，並用作者如何繼續把故事推進的打算來補充這本書之後，我們可以說，「和平工作者」這個書題，無疑的不僅僅是屬於蘇維埃人和外國共產黨員，而且也屬於各國「平凡的人」，這些人在目前尙未在書中出現，但是應該要在以後幾部裏面出現的。

當然，在書裏還會要產生出一些典型的例子，他們的名字——作者在和朋友的談話中，曾深切感動人地提到過，換句話，就是斯大林的優秀同志們，毛澤東、季米特洛夫、陶里亞蒂、拉可錫、哥特瓦爾德，這一批斯大林的精神上的兒女。

這一些人，平凡的人或偉大的活動家，會以和平鬥士的身份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作爲

真正的「和平工作者」，爲和平，爲全世界人民幸福，改造着地球上一切事物的本質。

我覺得這就是全書的意圖，作者想把它寫成一部關於歐亞兩洲整整十年間錯綜而又悲慘的歷史的記事。

不但是宏偉的和平建設，不但是有形戰鬥，子彈橫飛，戰車鱗鱗的戰場，而且是無形交戰，思想攻擊的戰場，會要開展成爲本書主要人物活動的場所。「和平工作者」的內容，是根據思想的衝突而確定的，這一衝突曾光輝地促成，且正在促成共產主義對法西斯主義陰謀詭計的勝利。

作者想把「和平工作者」作成關於許多民族，關於人類命運的史詩。巴甫連珂，喜歡寫廣大範圍的作家，把他的人物寫得靈活生動，不僅僅是要用親密的，含詩意的關係把他們結合起來。顯然的，問題不僅僅在於人民建設的場面使奧爾珈·索波施琪珂娃從精神的震撼中解脫出來，也不在於懷念着祖國的西班牙共產黨員約西·米拉爾拿對一位親愛的俄國姑娘的溫情來消釋他的思念……我們感覺到：他們兩個是受着鉅大的考驗，即超人的奮鬥和成功的快樂；通過他們的命運，和與他們共同生活者的命運，顯露出一個嶄新

的，爲歐洲所不知道的人類尊嚴和道德高尚的成長。

本書原稿的最後一句發出這樣一個呼聲：「他怎能忘記了她呢？那個驕傲的小生命曾經那麼胆怯地想要同他接近，而他怎麼竟沒有向她求婚呢？」

這句話講的是關於除夕之夜，約西·米拉爾和奧爾珈在莫斯科街上的會見。在這裏結束了全書的第一部。下文是些什麼呢？

作者手寫的草稿曾提到後事。草稿雖然簡短，但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足供了解全書後文的發展。在一頁筆記簿上他寫道：

故事的進展

動員。

大家走散。

郝拉克博士到莫斯科，約西·米拉爾，斯皮采爾也到。渥義塔爾患病留在塞爾蓋·婁渥維奇家裏。有什麼事情要幹。

奧爾珈在費爾干工作。

蘇拉加入護士工作，前往芬蘭陣線，與塞爾蓋·婁渥維奇同行。

一九四一年

莫斯科。無線電廣播。俘虜。與國外的人會見。

郝拉克博士在倫敦。他的觀察。約西·米拉爾在歐洲。他有時去莫斯科，有時上奧爾珈那裏去。穆勒爾一家人在七個部門工作。渥義塔爾不知下落，奧爾珈跟約西——有了孩子。奧爾珈受了傷，被拘留在俘虜營。營救孩子。垂危的蘇拉交給教士照顧。

奧爾珈參加了北方意大利的游擊隊。

作戰。與約西相會。別離。養第二個孩子。

戰後時期

郝拉克博士在會到約西·米拉爾時，憶念奧爾珈。她在什麼地方？人們去出席和平大會。他們的事蹟。她帶着兩個孩子住在塔干洛格（歐洲部份俄羅斯南部的一個口岸城市），在學校裏工作。

也去參加和平大會。

在她的面前湧現出整個世界。

同陣營的相識。朋友們。

大家紀念和平鬥士蘇拉，她停櫺在費洛尼加教堂。

奧爾珈，穆勒爾以及和平鬥士們。渥義塔爾在廣播電台和俘虜中工作。

盡在於此了。筆記簿小片紙上的簡短筆記就這樣結束。雖然如此，從這短短的筆記我們對書中主要人物的命運往下將怎樣，已得知了一些。但是把這筆記就認作本書不變的計劃，當然未免太天真了。這樣的草稿可能有好幾個——絕不只一個或兩個。

但是依照這個草擬的要點，本書的範圍顯然是要從一本發展到另一本，甚至包括戰後歐洲的生活。

這個草稿筆記使我們回想到本書第一部裏面的主題。在這裏面，巴甫連珂講到住在莫斯科的外國革命者，他精彩地寫出他們對莫斯科作爲一個偉大城市的看法。

新人類的世界，給了這部史詩一批最優秀的代表，做角色，仇視人類，商人和殺人犯的世界，以及它的一切掠奪特性，和反對和平工作者的詭詐方法，——以奴役並消滅一切前進份子爲目標的方法，在書裏也應當寫進去。並且在這一輩人民的敵人裏面，梵諦岡僕從們也會有一席之地，如巴甫連珂在他的草稿中所計劃的。

總結他關於「和平工作者」的簡短說明，我應該說，就種種方面來判斷，我們將會有一部蘇聯文學的新的優秀作品，把當代最活躍、最重要的問題提供出來。

在這部嚴正、鉅大、飽含政治意義的小說裏，巴甫連珂想描寫兩個世界生活的畫面，指